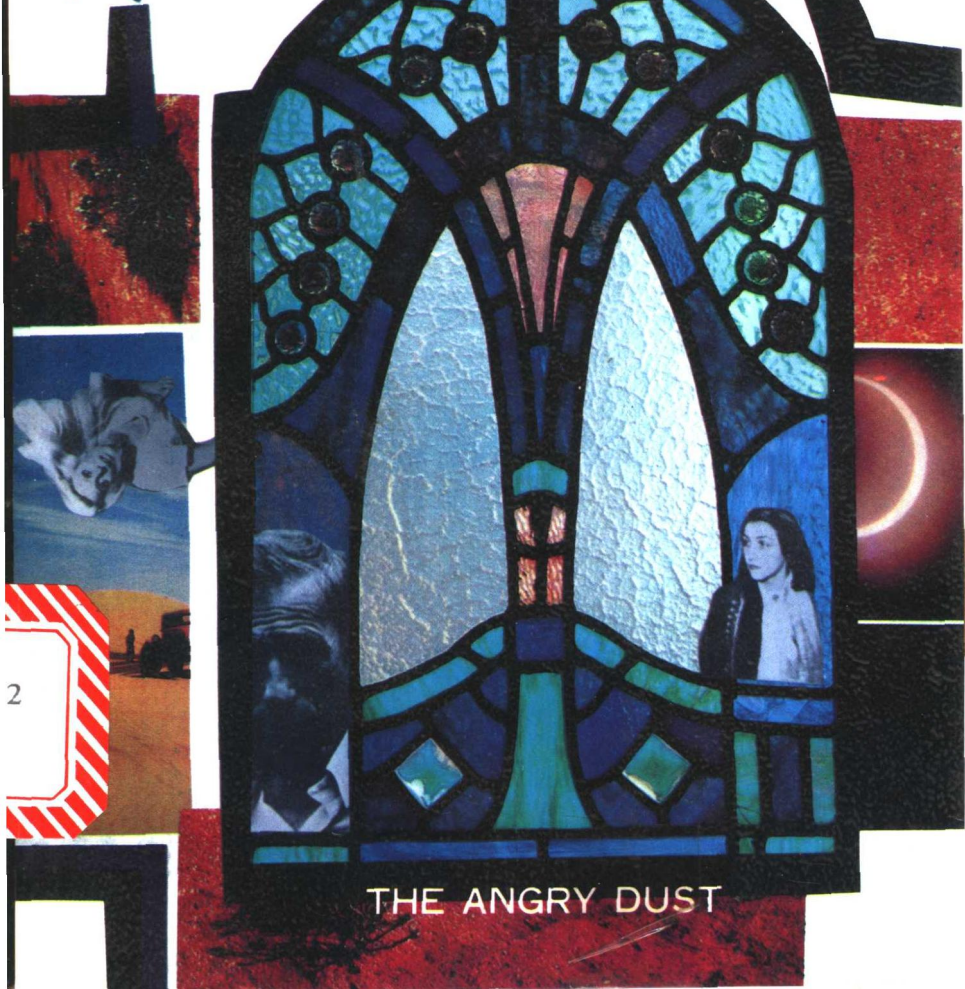


# 愤怒的尘土



THE ANGRY DUST

# 愤怒的尘土

威廉·戴维 著  
英士 译

***THE ANGRY DUST***

*By William Davey*  
*Translated by Ying Shi*

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3年·北京

威廉·戴维

其他文学著作

《心中渐见曙光》等

**ALSO BY WILLIAM DAVEY**

*Dawn Breaks the Heart*

*Splendor from Darkness*

*Lost Adulteries*

*Brother of Cloud in the Water*

我们骄傲和愤怒的尘土的苦难  
皆来自永恒

—A. E. 豪斯曼

*The troubles of our proud and angry dust  
Are from eternity...*

—A. E. Housman

献 给

陈 卫 和 女 士

## 前 言

本书描写的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发生在美国西部乡村一个家庭的悲剧性故事。

本书的男女主人公普雷斯科特和内尔达是夫妇，他们非常贫穷，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儿都因营养不良而夭折了，只活下来一个女孩儿——珍妮。为了存活，他们不得不经常低声下气地向可恶的肉铺老板讨要鸡爪子。普雷斯科特对这样的生活极端不满，经常酗酒、砸椅子、和老婆吵架、发牢骚骂人，觉得自己是倒霉到家的人。他把自己贫困倒霉的原因归咎于他的祖父——诺亚·巴恩斯没有把二百万美元的财产传给他的父亲而是传给了他的叔叔。他的祖父是个牧师，他的父亲由于不信宗教而遭歧视，痛失遗产继承权，这也使普雷斯科特从小就憎恨宗教，看穿了宗教的伪善和欺骗。他不信上帝，说如果有什么要向圣父道谢的话，那就是穷得“什么都没有”。他决心摒弃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立意向命运抗争。

这一年，天大旱，庄稼枯死，牲畜渴死，在当地无法再生活下去，普雷斯科特便借了四十美元，花三十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带领全家去逃荒。一路上普雷斯科特一家饱尝贫穷所受到的歧视。普雷斯科特想抢银行，而且对这种不可能的事信心百倍。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他们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但是，因祸

得福，他们捡到了一只银行小保险箱，内有一万二千九百零七美元。面对这样一笔飞来的巨款，夫妻二人都在作自己的计划，而且越想越乐。内尔达幻想自己拥有一所西班牙式的农家大院，房顶砌着桔黄色的瓦，要有自己的莴苣地，地上种着一排排快熟的莴苣，从此无须乎再考虑到别人地里去劳动的不安全感了。然而普雷斯科特对其穷苦境地一向是怨天尤人，对现在到手的钱财并不知足。他将自己可怜巴巴的一万元跟他祖父的二百万元作比较，认为“运气来了，谁也拦不住”。他要以财谋财，将拾来的一万元压到轮盘赌上去赚更多的钱。以往的贫困驱使他去追逐财富，美国人那种“从不满足已有的”的天性，促使他去向往更多的。普雷斯科特横下一条心要去赌，内尔达的激烈争吵和似水柔情通通拦不住他的冲动。

普雷斯科特把内尔达母女安置在路上一个汽车旅馆里，留给她们四百美元，就带着余下的钱，开着他那辆三十美元买的老爷车去赌城赌轮盘赌去了。到了赌城，他又给内尔达母女寄回了四百美元。他的赌运不济，结果输光了，只剩下三美元，可怜极了。赌局女老板要送他五十美元，他拒绝了。他饿着肚子，带着仅剩的三美元，开着老爷车打算回到汽车旅馆找内尔达母女，结果在路上车又趴了窝。没有办法，他只好去找在来时有一面之识的一个红发姑娘看能不能搭个便车。红发姑娘是个忠实的教徒，她误以为普雷斯科特找她是为了捐钱给教会，结果从普雷斯科特手中抢去了仅有的三美元。普雷斯科特急了，为了抢回自己的钱，他弄断了红发姑娘的胳膊。拳击运动员出身的牧师闻讯赶来，一拳打碎了普雷斯科特的下巴。普雷斯科特则开枪打死了牧师，结果被判处死刑。两年后，普雷

斯科特被送上电椅。

在普雷斯科特去赌城之后，内尔达把他留下的八百美元，一半给了女儿珍妮，送她去护士学校学习，一半留在身边。她一生有六回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头四回是四个男孩子去世，第五回是普雷斯科特被逮捕，第六回则是他被处决的日子。她真想大哭一场，但却哭不出来。她没有去收尸，因为一切已经过去了。但她买了一支手枪，时时刻刻警惕不怀好意的工头，立志要为她的丈夫保持节操。

本书突出的特点是对宗教的揭露和抨击。通过男主人公揭露宗教骗人钱财，明里说让教民捐钱给上帝，实际上是肥了他们自己。男主人公的父亲因为不肯好好背圣经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致使男主人公穷困潦倒。男主人公好不容易发了意外之财，要时来运转，结果又被赌场吞没，而赌场女老板说吞没的钱是要捐给教会，孝敬上帝的，说穿了是上帝吞了普雷斯科特的钱。普雷斯科特最后的三美元，也被忠实教徒红发姑娘当成捐献抢去，致使他弄伤了人，挨了打，杀了人，送了命。本书对埃伯施塔特牧师的揭露之笔尤为深刻。埃伯施塔特原是一名拳击手，因为打死人和打伤牢房守卫被判刑。在狱中他交了个诈骗犯朋友，这个朋友告诉他说最能骗人的勾当是宗教，劝他在假释期间去买一张证书，证明自己是一名神学博士，张罗当上一名牧师。他对诈骗犯的教海言听计从，结果不到五年就变得又有钱又出名，而且也学会利用宗教骗取钱财和玩弄女人。



## 第一章

普雷斯科特·巴恩斯想，要是没有好消息，就得说点坏的，于是当他踏进家门时，他带来了一大堆坏消息。他想告诉妻子他们种的庄稼快枯死在地里了，别人家养的牲畜也都遭干旱而死掉。可是他女儿却喜欢听他讲那些谋杀县代表的故事，这些故事能使孩子的正义感得到满足，因为这些代表总在逼着佃农家庭离开已丧失的家园。

那姑娘穿破罩裙，上面补着破面袋上剪下来的薄白布补丁，光脚丫上露着肮脏的趾甲，总贴在她爹的椅子旁插嘴说话。她听到某个银行老板被枪杀，某个富商遭抢劫时总爱问“他是坏人吧！是吗，爹爹？”她爹总是有问必答，并且不无煽动地说：“是的，珍妮，像那样的人都不是好东西。”于是第二天她走出家门时，就遇到了不寻常的事。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正在轰那条母牛，身体却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条缺奶死去的小公牛，对着它的尸体一本正经地说：“你这个坏东西，像你这样的牛犊没有一个是好货。”

牛犊死后，她爹剥了牛皮，将它钉在木板上，把木板挂在母牛附近。他想，母牛看见小牛皮，奶就会淌个不停。可是这条快要饿死的母牛再也淌不出奶来了。最后，在炎热的天气中，小牛皮晒干了。在一个暴风雨天小牛皮从木板上刮了下来，掉在母牛脚下，母牛只得踩着自己儿子的皮，不时低下头

来，从嘴里深情地伸出它的长舌头，顺毛舔舔小牛皮，又抬起头来哞哞地叫着。

在团团尘埃后面的太阳显得发蓝，灰沙成堆地从篱笆顶上漂过，大风把比拖拉机轮子还粗的风滚草篱笆成捆地吹起，滚向遥远的地平线。这时，珍妮突然觉得那条母牛的舌头就像撕掉包糖纸的泡泡糖的颜色。因此，小学校放学后她还呆在课堂里。老师看着她时，她就装作自己在玩换座位的游戏，其实她的双手正在十二张小课桌下摸索着，很快就把全班学生离开学校时藏在那里的所有泡泡糖全给拿光。

珍妮还在童年时候就懂得性生活，生活环境中有动物的孩子们都是这样。性活动的结果是母牛怀胎生下小牛。她还在八岁时，就暗暗注意她妈妈那圆得像风车下边的水槽一样的肚子，相比起来，她爹的肚子就比铺在厨房地上的破漆布还扁。从那时起，她就想知道，女孩子第一件应努力去做的事，是不是就是要使自己长成一个不依靠男人的女人。为什么这种事是天经地义的呢？为什么她爹就该没精打彩地坐在椅子上喝得迷迷糊糊的，而两个从十英里外来的女人从她妈妈的卧室跑进跑出，即使卧室门关着也能听到从里面传出比杀猪时猪的尖叫还难听的声音呢？家里的人将珍妮赶出厨房，她飞也似地跑出去，坐在门外一把椅子的扶手上边。这时两个女人的其中一个朝她走过来，手中拿着一件血糊糊、滑溜溜的东西，这个女人对她大声嚷着叫她让开，到别处去玩。她往后退着走开了，气呼呼地盯着那个女人，看见她很快就把东西扔掉，弯下腰在尘土中把手弄干。因为那里没有一滴水。就连风车的驱动轴也由于没有上油而发热被粘在环形杆上。

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叫丹尼尔·本杰明·巴恩斯，出生时他爹喝得醉醺醺的，两个助产妇一面着急地为他妻子接生，一面还得忍受着那种使她们恶心的事。因为她们走进厨房时看见那个作丈夫的吐得满地。珍妮常常想起那个像牛犊一样只活了一天的孩子，他的名字是三个字！他现在被安放在一个很小的棺材里埋在地下，这棺材是他爹在酒醒后用前面门廊上的一块木板做成的。

珍妮开始自己问自己，胎怀了一次又一次，那种罪几乎每年就得受一次，孩子生了一个死一个，生生死死，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即使她不愿意想，她脑子里也会形象化地出现一张公墓的画。那是一个用七拼八凑的木材做篱笆围着的公墓，篱笆上的漆老早就由于风吹日晒而脱落了。篱笆里面的一棵桑橙树，长到平常高度的一半就恰到好处地死掉，可是树干和粗点的树枝，皮虽然掉了还顽强地留在那里；永不停止的风暴，磨光了干枯的树干，使它们露出越往上颜色越浅的黑色条纹，正像从小营火中升起的袅袅轻烟。

在去公墓的路上，母亲很难过，可是父亲和女儿却另有想法。常言道，忌妒是仇恨的搭当，他们所憎恨的是他们的木制墓碑周围的大理石墓碑，大理石像是人们故意用来污辱他们的贫困，那些阔人出得起钱把他们死去的亲属埋葬在贵重的石头下面。

一个邻居借给普雷斯科特一个崭新的直角水平仪，于是在坚硬的土地上，他儿子的长方形小木牌就可以笔直地竖立在那里。埋葬丹尼尔·本那一天是个大好日子，没有刮风，也没有尘土飞扬。普雷斯科特从另一个邻居那里借点白漆漆了

那块木牌，又请了一位有文化的朋友在木牌的白色底板上描画了闪闪发光的黑色字母：

永远怀念亲爱的

丹尼尔·本杰明·巴恩斯

可是还不到一年，风暴扬起的沙子就已经摧毁了木牌表面上光亮的油漆，只剩下一块光板。珍妮想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永远怀念亲爱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忘不了活了一天的小生命，忘不了扔在屋外厕所里的一个胎胞，忘不了借来的工具，忘不了借来的油漆，忘不了借来的岁月。打她十二岁那年起，她就已经知道‘忘不了’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忘不了贫穷，忘不了愚昧，忘不了一个女人让男人把她的身体当成烤炉烤面包那样使用。那么死亡和绝望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父亲要有儿子帮他种地，用乡下地道的土话来说，一个人想的就是要添双手。

她早期萌发的嘲弄心理，开始在身边的生与死之间设法保护自己。有一次，她纳闷儿地问自己，弟弟在埋葬时手是不是松开着，她告诉自己是这样，没有错。她于是觉得这真是件怪事，他那双本来打算扶犁或把拖拉机方向盘的手，却在完成生命最后的任务死去时，老是舒展地张开着。

不仅是因为几个弟弟的死去，也因为他们总是有病，迫使她像独生女一样地生活，她不可能跟别人分享童年，于是她便成为一个旁观者；她只好从半开着的门，从玻璃窗下边，从翘起的木头隔板接缝处，观察着大人们的生活。

她偷听到大人说的话。

“巴恩斯太太，这是糙皮病。”

这是县里来的护士在检查珍妮两岁的弟弟阿尔丁顿时用的词。他的皮肤已经发乾了，皮在掉，人开始痉挛。在这个陌生人检查他那布满发红血丝的眼睛的棕色瞳孔时，珍妮吃惊地瞅着这名护士，拼命喊叫起来。

珍妮觉得这名护士很漂亮，她穿着一件深褐色印着白色圆点花纹的衣服，这衣服紧紧罩在她纤细的腰上，农村妇女们常常认为她一定会由于有这样的身材而骄傲。她脸上长着果断的嘴唇，突出的颊骨，胸前左侧别着一枚领有执照的护士别针；她那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露出白色的头皮，看过去她既能干又庄重，一双灰色眼睛睁得老大，向病人直接投过去的目光对绝望、营养不良、贫困和不必要的死亡来说，是一点儿没走样的眼光。这种目光里不存在幻想，丝毫没有显出能给病人改变现状和一丁点希望的表情。

那双像X光能穿透人体那样也能穿透人的内心情感的眼睛上面，露着引人注意的浓眉，眉毛的粗浓使她的其他特点更显突出：她那果断的嘴唇，她的意志坚强的下巴，尤其是她眼神中的非凡力量和坦诚。

可是，要是没有对这家的女儿说两句不客气的话，她还舍不得走。

“珍妮，请你不要站在我的踏板上。”

“是，小姐。请问，小姐，糙皮病是什么？”

“是一种亏损症，就是说病人缺乏某种东西。”

“缺什么？小姐。是缺钱吗？”

“缺食物这类东西，珍妮。但是我想也可以说是缺钱。糙皮病是穷人害的病。”

“可是我们不穷啊，一点也不穷！”她固执地说。

“当然不穷。你有你的亲人，你的亲人有你。现在请从我的踏板上下去吧。”

最后，她只好站在地面上，看着那个护士开车走了。她的车轮没有沾着地面的泥土，因为一条风滚草篱笆正好粘在车子的水箱上，不拿掉也无妨，因为还会粘上。这时，珍妮还在呆呆地注视着从护士身后升起的隐隐约约的灰尘。她知道自己对护士说的是假话，知道自己家里很穷，就在今天，她爹还把母牛卖了三元钱。虽然护士也没说真话，说她们家并不穷，可是珍妮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巴恩斯是个穷人家；她心中再一次响起那句可怕的话：“糙皮病是穷人害的病。”

事情往往是越来越坏，现在使小阿尔丁顿喊叫的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护士，而是看见给他端来一大碗玉米面粥，这粥是他妈妈用卖牛的钱买的玉米磨成粗粉精心制作的。这个婴儿知道的事好像比大人还多，他本能地知道他的身体消化不了玉米面中含有难以分解的抗糙皮维生素。最后，他死于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治好的亏损症。

这里说的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就是乔治·林肯·巴恩斯和阿伯拉罕·华盛顿·巴恩斯，在这两个孩子出生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的父亲一直在喝酒。他居然会把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与阿伯拉罕·林肯的名字混淆，这也许是因为当父亲的灾难唤醒了他酒后郁积在心中的幽默嘲讽气质。灰尘从门缝和窗台下面吹进来，刮倒了黑糊糊的火炉烟囱管。在秋天季节，这便会有把他在篱笆桩子中间点燃的火给吹灭的危险。这时只见普雷斯科特的两肘正支撑在厨房桌上的硬油布上，两手

托着下巴，眼睛盯着墙上的一个斑点，像是在等待一个他解释不出的问题的答案。他的整所房屋，从那片由于尘土频繁穿过而稍稍凸出的白铁皮屋顶，到早已被风从合页上刮下来的外屋门，几乎彻底消失了。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的作用太渺小了，真正有影响的是刮风和尘土的起落。

虽然普雷斯科特的家人还因乔治·林肯·巴恩斯和阿伯拉罕·华盛顿·巴恩斯这两个名字而感到茫然，仍然觉得名字的事有点问题，可是普雷斯科特自己却表现出相当自信，他指出生命是荒谬、无聊的，一个名字有什么值得把它当回事。环绕着受灾植物的前门口左边以及小牛和孩子死去的地方，一个欣欣向荣的蚂蚁堆出现了，这个土堆由颗粒大的半透明沙子堆成，上部是个锥形顶，火蚁队伍沿着条条小路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

有一次，珍妮发现她爹在那里研究蚂蚁。那是在他的妻子狠狠地责备他之后，说他不该给两个儿子取这样荒唐的名字，说他太不严肃了。

“你在干什么，爹？”她问道。

“看蚂蚁，”他告诉她。“我真不知道如果它们每个都有名字，对它们会有什么好处。”说着他拿起一根小木棍指着一只蚂蚁，拼命想个他能诌出来的最可笑的名字，说道：“瞧见在那儿的那个家伙没有？如果管它叫阿基保尔德，你想会对它有点好处吗？”

“我不知道，爹，”她说，眼睛仍然看着阿基保尔德爬进蚂蚁堆。

“噢，我知道，”他发表他的意见说。“对它没有一点好处。”

这名字并不会使它成为堆中最了不起的蚂蚁，也不会因为有人给它取了阿基保尔德这个名字而在蚂蚁史上流芳百世。它和其他蚂蚁完全一样。它没有什么不同，珍妮。”

“我……猜也是这样，”她说。

“这不是猜想，肯定是这样，”他告诉她。想了一会儿之后，又说：“珍妮，你知道你妈是怎么回事吗？”可是他等了一会儿，知道她不会回答，就接着说：“那么我来告诉你，这是她的基督教精神。她认为人是重要的，她认为人有不朽的灵魂。让我问你一句，如果我踩在阿基保尔德身上，你信不信那小蚂蚁的灵魂会直接走进蚂蚁天国？”

“不信，爹，”她说。“因为妈告诉过我说动物都没有灵魂。”

“真的吗？”他冷笑着说。“如果人们相信像我爹那样一个混蛋都有人的灵魂的话，那么阿基保尔德为什么不应该有个蚂蚁的灵魂呢？”

“我不知道，爹。”她回答时声音里明显带着凄凉的情绪。

“可是我知道。这就是人们的自我中心。他们不承认他们就是蚂蚁，”他开始笑起来。“珍妮，你见过人们画的叫做天使的画像吗？”他仔细地瞅着她，看见她点了点头。“好！”他大声说，好像他刚才打算表明观点得到了证实。“那么你见过天使长着翅膀了？一派胡说！尽说蠢话！蚂蚁才有真正的翅膀。它们在分群时就长了翅膀。”说完话他笑了一声，他那一声震动全身粗鲁的大笑，与他那憔悴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人们要等到快死时才能得到一对假翅膀。”他于是又一次发出表现他内在生命力的大笑。



但是，全家人走到墓地时；虽然没有说话，却相互默契不  
在那两个不幸的名字前待得太久，而是站在丹尼·本墓前。小  
阿尔丁登的木制墓碑就在一旁，而且很了不起，头几个月牌上  
的白漆和黑字居然经受住风沙的吹打。

阿尔丁顿·巴恩斯

上升到更完美的地方

按年龄说，珍妮早该懂事了，不是吗？都十二了，还拿不准  
阿尔丁顿已经升天了。也许是由于她爹那种玩世不恭的生性，  
对宗教事务采取极尽挖苦的能事的态度所给她的印象，她要  
比她妈在信仰方面不问究竟的傻信作风深刻得多。她爹对宗  
教强烈的不信任具有她妈所认为是颠扑不破，其实并无生命  
力的种种教条所缺乏的感染力。阿尔丁顿真的升天了吗？要  
是真的话，那条小公牛为什么没有升天？可是她妈对她说过二  
十回了，她妈说那是因为动物没有灵魂，珍妮想起，那条母牛  
对她生下来的小公牛的爱，似乎超过她妈对她的爱。

生活一定要很艰苦，孩子们才会去模仿大人，珍妮已经跟  
大人一样对鬼神有几分相信了。她甚至还告诉自己说她认识  
那个一直缠着她的童年的鬼——那是使人受穷的鬼。她妈穷  
是因为她爹穷而自己穷是因为自己是爹的闺女。男人又怎么  
样呢？她是个女孩子，可是家里生下来五个孩子，四个男孩子  
都死了，只活了她一个。而她妈呢，老是营养不良，又怀孩子，  
还要照顾一个直往绝路上走的丈夫，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但身  
体还是比她爹结实。她做饭，挑水，一天到晚扫地，甚至还打算  
用登戏剧广告的那几页旧报纸当糊墙纸把整所房子的墙壁都  
糊上。结果是，墙上的那些电影明星的油光锃亮的脸，正好瞧